

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

陈金展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开掘地方历史
文化，促进经
济发展。

宋守卿

癸酉年秋

中共平顶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宋守卿同志为本书题词

墨子故里在魯
山
癸酉年許順湛



許順湛先生是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陳金展先生覓墨子故里
史料有出處傳說含常情

癸亥劉興隆題



刘兴隆先生是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教授、文字学家、甲骨文书法篆刻家。

序

鲁山，古称鲁阳。它北临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东接夏启钧台（今河南禹州市），在“夏人之居”区域内。经商，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仍保有着浓重的夏族勤劳、俭朴、利人之遗风。正是在这种夏文化的氛围里孕育产生了杰出的思想家墨翟和由其创立的崇尚夏礼的学说墨学。

在先秦时代，墨学以其富于独创性的风格与鲁国孔丘创立的儒学并称显学，成为中国学术源头上耸峙着的两座高峰。遗憾的是，秦末汉初，新崛起的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墨学不利于他们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因而遭到罢废。墨学衰微了。直到清中叶考据学大盛，仅存的墨学典籍方得到整理、发明。尤其是近代以后墨学为学术界所重视。人们希望从这个异于儒家的学派中找到振兴中华的启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解放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涌起潮流，墨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墨子故里鲁山的学人，无不欢欣鼓舞。

陈金展同志长期从事《鲁山地名志》的编纂工作。在占有丰富的口碑材料、遗迹材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编辑了这本《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使墨子史迹得到活化。相信此举定能对开掘地方历史文化，促进家乡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陈金展同志嘱我作序。我自愧才疏学浅，但又不忍推脱，只好勉为其难，写了上边这番话。

潘 民 中

1993年2月于湛阪绿云楼

自序

《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是笔者取精用弘，为墨子“鲁阳说”绳其祖武。旨在引领而望同气相求者，助我张目。使凿凿可据的墨子鲁山人，踵事增华。建议墨子研究部门，征集此类资料，集“鲁阳说”之大成，公诸世人，克服湮没无闻局面。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又是为“墨研”者田父献曝。

名标青史的墨子，其里籍在鲁阳，是荦荦大端的。但为“鲁国人”、“宋国人”、“印度人”说，莫辨楮叶。故墨子里籍丝来线去，陷于无可无不可的地步。荒诞无稽的“印度说”，早被否定；缺乏证据的“宋国说”，亦销声匿迹；因“鲁”而误的“鲁国说”，真相大白，业已退出（过去多数人持鲁国说，笔者就曾是。现极少人且变种为滕州说。鲁国变为滕州，就字形字音字义和多数人变为少数人而言，足见鲁国说不存在）；只有盲人摸象的“滕州说”，在鱼目混珠。笔者辑《鲁国溯源》，有案可稽地排除对“鲁”与“鲁国”的郢书燕说。“鲁”之名，始于鲁山，非始于山东；“鲁国”之名，亦始自鲁山，非始自山东；周公封伯禽为“鲁公”时，鲁山称鲁，曲阜称奄，成王践奄后，再封伯禽为“鲁公”将奄地与鲁阳一

并封给鲁公，建都鲁阳称“鲁国”，后迁都曲阜曲阜才称鲁。山东简称鲁，源于曲阜之鲁（即东鲁）。溯其源，仍是鲁阳之鲁。墨子里籍，在地域划分（宋国与鲁阳均在河南省）的基础上，再经“鲁”与“鲁国”溯源，便可得出“鲁阳说”的真知灼见。“鲁阳说”，并非自出机杼，乃有东汉至今的历代名家研究成果可鉴。“滕州说”，是无稽之谈。

本书史料篇，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调查资料，是墨子鲁山人的重要证据。其中函调资料，是笔者向曲阜（古为鲁国）、商丘（古为宋国）及上海辞书出版社总编室函调的原件影印。是故，墨子非宋国人，非山东人，凿凿可据。

本书传说篇，是以冯中伦先生的传说为主线，吸收了郑建丕、张九顺、张怀发等同志所了解的传说之精华及赫莲光华、赫莲西州的部分传说系统而成。有些传说经核对，与史料基本相符，有参考价值。

本书有论文篇，是笔者依据史料及有关资料编写的几篇论文。虽是“鲁阳说”之太仓一粟，但也可操左卷。

《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一书，由杨大庆、吴全生、张自安、张德安、张德欣、徐言波六位领导同志组成编委，并经认真审定与修改。在内部资料《墨子鲁山人特辑》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成书。喜幸中国历史学家、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许顺湛先生及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教授、文字学家、甲骨文书法篆刻家刘兴隆先生为本书题字。

《墨子在鲁山的史料及传说》一书，在几位编委的支持下，在省、市、县有关领导的鼓励下，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帮助下，得以正式出版。作为笔者，在此谨表十二万分的感谢。并祝愿支持、鼓励与帮助者，万事如意，为开掘地方历史文化，发展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序.....	(1)
自序.....	(3)

史 料 篇

清嘉庆《鲁山县志·集传》关于墨子的记载	(1)
清嘉庆《鲁山县志·艺文志》关于墨子的记载	(3)
清嘉庆《鲁山县志·循政记》关于墨子的记载	(14)
《吕氏春秋》(高诱注)关于墨子鲁山人的记载	(16)
《史记邹阳传》关于墨子的记载.....	(17)
《路史·国名记》关于墨子鲁山人的记载.....	(18)
墨子非宋国人、非鲁国人的函调资料	(19)
《地名知识》关于墨子鲁山人的考证文章.....	(24)
专家谈墨子里籍摘录	(25)
《平顶山日报》有关资料.....	(28)
关于“墨子故里”石碑的调查资料	(31)
关于“墨家组织在鲁山的延续”的调查资料	(33)

关于“墨教传人在鲁山”的调查资料	(36)
关于“墨子遗址在鲁山”的调查资料	(38)
郑建丕同志关于墨子里籍的调查结语	(40)
黑隐寺墨子洞清理简报	(41)

论 文 篇

墨翟故里觅踪	(47)
墨子与鲁山	(51)
鲁国溯源	(58)
平顶山地区应为墨子故里	(61)
墨子年考	(63)
关于《墨翟故里觅踪》的订正与补遗 ——兼与李永先、魏正峰等同志商榷	(66)
墨子“滕州人说”讹缪 ——读张知寒、李永先论文有感	(74)

传 说 篇

游楚国小儿戏仲尼	(77)
凤凰山屋墨子出世	(82)
小墨翟辞家投奇师	(85)

墨翟创学鲁班赠牛	(89)
子墨子聚徒订章法	(93)
鬼谷先生营救墨子	(97)
庞涓忘义谋害孙臆	(102)
师徒设计巧救孙臆	(105)
墨子发明橡壳坑布	(108)
墨子施计退走敌兵	(112)
墨家弟子严守家法	(115)
墨子指令胜绰辞官	(118)
墨子访医制药救牛	(121)
墨子走访吴虑出山	(124)
止楚攻宋战国扬名	(127)
炎人国墨子说尚贤	(130)
亥沐国墨子讲非乐	(133)
兼相爱鲁阳公问墨	(137)
墨子召弟子讲仁义	(140)
公孟子难不住墨子	(142)
墨子怒弟子耕柱子	(145)
土掉沟墨夫子隐居	(147)
后记	(151)

(一) 清嘉庆《鲁山县志·集传》

关于墨子的记载

集 传

周·墨 翟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氏注：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

毕沅《墨子序》，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竟，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

吴 虑

《墨子·鲁问篇》：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太平御览引作吴宪〕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

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吴虑谓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而功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使众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二) 清嘉庆《鲁山县志·艺文志》

关于墨子的记载

艺 文 志

墨 子

存 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吕氏春秋·慎大览》高氏注①：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

隋书《经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马总②《意林墨子》十六卷。

《韩昌黎③集·读墨子》曰：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上或皆作尚）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唐书《经籍志》——《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书《艺文志》——《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艺文志》——《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郑樵《通志·艺文略》——《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与孔子同时。汉志注：在孔子后。又三卷乐台注。唐志不载，当考。

马端临④《文献通考·经籍考·墨子》十五卷。

王应麟⑤《玉海书目》云，《墨子》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亲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⑥《郡斋读书志》——《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战国时为宋大夫，著书七十一篇，以《贵俭》、《兼爱》、《尊贤》、《右鬼》、《非命》、《尚（荀本作上）同》为说，云荀、孟皆非之，而韩愈独谓辩生于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也。

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类·墨子》。

高似孙《子略》：韩非子谓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

为说异矣。墨子称尧曰：“采椽不斫，茅茨不剪”。称周曰：“严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厥罪惟均。”（出于《唐诰·泰誓篇》）固若依于经、据于礼者，孟子方排之不遗余力。盖闻之夫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行近乎诬，使天下后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不加辟也。

李巽岩曰：《墨子》十五卷，所传本甚古，然多脱误，或次第混乱，章句颠倒，往往断烂不可复读。反复寻究，稍加是正，使相联属，十仅得一二，当其合处，犹符节也。乃知古书讹谬正坐，学者弗习而博观深考，尚庶几识其纯全云。见《文献通考》。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谓邪说颇行，与杨朱同科者也。韩吏部推尊孟氏，而《读墨》一章，乃谓孔、墨相为用，何哉？《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讹脱不相联属。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当是此本也。方杨墨之盛，独一《孟子》讼言非之，谆谆焉惟恐不胜。今杨朱书不传，《列子》仅存其余。墨氏书传于世者，亦止于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与《论语》并行，异端之学，安能抗吾道哉！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墨子》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为七十一篇，亡《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一本自《亲士》至《杂守》为七十一篇，所存六十一篇，且多讹脱不

相联属。又一本止存一十三篇。晁氏曰：“荀、孟皆非之，而韩愈独谓辨生於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也。韩非子曰：“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荀子曰：墨子有□于齐，无见于畸。又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晋鲁胜注《墨辨》，其叙曰：墨子著书作《辨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墨辨》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史记》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索隐》曰：“按《别录》云：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在七十子之后。

《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又云：“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吕氏春秋》：“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孟胜曰：“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此即庄子所谓巨子也。

钱曾《读书敏求记》：“《墨子》十五卷”。潜溪诸子辨云：“《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三篇。考之《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则六十一篇，已亡《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今书则又亡多矣。”潜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售抄本，卷篇之数恰与其言合。又藏会稽钮氏世学楼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内亡《节用》等九篇盖所谓《馆阁书目》本，或即此欤？潜溪博览典籍，其辨订不肯，聊且命笔而止题为三卷，犹未见完本欤？抑此书两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欤？姑识此以询藏书家。